

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最可口的冷饮

(美) 劳拉·威尔森 等著

美国
《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
悬念小说选

海龟之声

断翅的蝴蝶

男人狂欢夜

假证

遥远的织女

旧梦重温

伯尔的玩偶



群众出版社

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最可口的冷饮

(美) 劳拉·威尔森 等著

美国

《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

悬念小说选

张学君 等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可口的冷饮/ (美) 威尔森等著; 张学君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5

(美国《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悬念小说选)

ISBN 7-5014-3146-9

I. 最… II. ①威…②张… III. 悬念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0438 号

最可口的冷饮

[美] 劳拉·威尔森等 著

译者: 张学君等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湖 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301 千字

印 张: 13.125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146-9/I·1334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版权公告

Stories in this issue are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from the U. S. edition of ELLERY QUEEN ('S) MYSTERY MAGAZIN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by Dell Magazines, 475 Park Avenue South, New York, New York 10016.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from the U. S. edition of ELLERY QUEEN ('S) MYSTERY MAGAZINE with the permission of Dell Magazines. Reproduction in any manner, in any language,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opyright owner is expressly prohibited.

图字:01 - 2003 - 5194

目 录

- 海龟之声 / 张学君 译 (1)
- 旧梦重温 / 张学君 译 (16)
- 遥远的织女 / 张学君 译 (45)
- 彼特的画像 / 张学君 译 (69)
- 黄鹬的羽毛 / 张学君 译 (102)
- 珍贵的美国猫 / 张学君 译 (121)
- 地狱之书 / 张学君 译 (135)
- 最可口的冷饮 / 张学君 译 (153)
- 断翅的蝴蝶 / 张学君 译 (158)
- 天堂鸟 / 张学君 译 (165)
- 古巴邮递 / 张学君 译 (178)
- 驼背和结巴 / 张学君 译 (198)

《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悬念小说选

最
可
口
的
冷
饮

图 图 / 张学君 译 (217)

较 量 / 张学君 译 (235)

斯坦利·霍穆斯和隐身人 / 张学君 译 (242)

城市的一隅 / 张学君 译 (251)

珀尔的玩偶 / 张学君 译 (264)

致福尔摩斯的一封信 / 张学君 译 (279)

祸从天降 / 张爱平 译 (310)

男人狂欢夜 / 潘 源 译 (339)

狗狗绑架案 / 潘 源 译 (368)

假 证 / 潘 源 译 (382)

悬念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质(代译后记) / 张学君 (407)

海 龟 之 声

尼尔·沙奥费尔德

张学君 译

维克多坐在黑暗中。他醉醺醺地斜倚在接待处里的一只皮革沙发上，一边喝着苏格兰威士忌，一边悒悒不乐地苦苦思索：“我的嗓音不像是凶手，可那又能怎样？我可以学会各种各样的声音。我的声音就是配音明星维克多的声音。人们一定能从我的话里听到一些凶手的杀气。”他已不再伤感地哭泣，只是默默地坐着。他明白如果不起身回到车上的话，便会像以往那样在这里坐上整整一夜。

须臾，悲伤过去。他感到气愤填膺，怒不可遏，一心准备把制片商哈瑞·菲恩斯置于死地。此刻，他正在电影摄影棚外面的小巷里等待哈瑞·菲恩斯，等他一露面就扑上去将他打倒在地，猛击他的脑袋，直到把他的牙齿打掉才肯罢休。想到这儿他跃跃欲试地摩拳擦掌。可一转念，又觉得此路不通。他记起哈瑞·菲恩斯深谙日本武术，是合气道的狂热爱好者之一。而自己由于年岁渐长，近日体重骤降，根本无法与他匹敌。哈瑞将不费吹灰之力地把自己击倒在人行道上。但尽管如此，自己决不能白白放过或便宜了这头畜牲。哈瑞·菲恩斯罪孽深重、死有余辜。尤其是他刚刚把维克多杀死。就在那边的摄影棚里。

镜头中，一个女人试图爬上床，远远躲开前景中的那把斧

头。她浑身颤抖着,那张床和斧头及所有的东西都在抖动,因为维克多前面监视器里的图像已经被定格。他知道接下来的画面是一组切换镜头,他已经看过十几遍了。在这些镜头中,斧头被高高地举在空中,一张女人惊恐万状的面部特写,紧接着出现了一个颇具创意的表现手法,镜头再次切换,集中在床上方墙壁上溅落的斑斑血迹上面。

维克多目不转睛地盯着监视器。做到这点并不困难,因为他突然对床上的女演员涌起一股怜悯之情。他感到一阵耳鸣和眩晕,仿佛看到了永恒。但仍紧紧地注视着镜头里面的图像,不敢朝左边的隔音窗张望。他们正在控制室里。他的耳朵发热。因为托尼忘了关闭对讲线路上的应答器,所以他佩戴的耳机里传出了哈瑞·菲恩斯与贝阿特蒂·罗萨姆的谈话。他俩坐在长长的制片桌边,而托尼则背对他们,摆弄着微型圆盘机器的控制键,假装没有听见他们的谈话。哼,音响工程师竟会对别人的交谈置若罔闻。

维克多继续注视着床上那个一动不动的女人。桌上台灯摇曳不定的光线把他的脸投射在监视器里,恰好与那个女人的图像重叠。真具有象征性,他漫不经心地想着。耳机里传出的话使他的额头上冒出滴滴冷汗。上帝啊,他要被解雇了。

菲恩斯国际电影制片公司的老板是哈瑞·菲恩斯。这个蓄着胡须的矮个子男人正在对贝阿特蒂说话。他的小公司在六个月前宣告成立,可却像霉菌一样迅速发展名声蜚扬。这个财路亨通的家伙说:“如果继续使用这个不再走红的老家伙,贝阿特蒂,你会把事情搞砸的。我不会视而不见。再告诫你一次,这是为四频道而拍摄的一部特色节目,长达一小时。其收视率将相当高,后面还有十二个节目在翘首等待。杰克用连续镜头拍摄的景物非常出色,可谓是我们所见过的最佳镜头。然而你却坚

持让维克多配音。要知道甚至在游艺节目中，片商们都不敢冒险让他配音。”

游艺节目。他的话深深地吞噬着维克多的自尊。维克多曾经是演艺界出类拔萃的一流配音演员。他曾为电视明星盖瑞尔配过长达七年的声音。数以千计的人们每周三天守在电视机前，如痴如醉地观看和收听盖瑞尔那出口成章、妙语连珠的笑话。整整七年啊。

贝阿特蒂反驳道：“我知道维克多有些问题，哈瑞。但他在这部片子里兢兢业业地工作。我认为你有些夸大其词。”

噢，说得真好，贝阿特蒂，谢谢你的支持。

哈瑞说：“夸大其词，是吗？亲爱的，你仔细听着。不错，很久以前他是个好的配音演员。但这个连续剧是个侦探片，名叫《透过杀手的眼睛》，而不是《约翰和琼在海边》那种浪漫片。在微德尼施的保留剧目演出团里，我可以找到比他更好的配音演员。托尼——”

托尼哒哒地敲打了几个电脑按键，如今的数字技术只需按动电脑键盘即可大功告成，而无需像往常那样把胶卷倒回，现在那些棕色的胶带早已销声匿迹了。

维克多轻轻地用笔给剧本里的台词标出音节，惟恐写字声由应答器的电路上传回，使哈瑞和贝阿特蒂发觉自己在偷听。他掏出白色的丝绸手帕，擦了擦前额。他突然感到异常闷热。通常配音室装有空调很凉爽，可今天托尼认为空调发出一种人耳觉察不出的振动，他坚持要将其关闭，以免影响音效。他还试图向维克多和这部电视的导演贝阿特蒂证明，但他俩都没有听出任何异常的声音。托尼仍坚信振动的噪音的确存在。他的耳朵灵敏得像蝙蝠。

维克多的思想又走神了。这是最近一直困扰他的问题，不

止一个制片商提醒过他,尽管他们并无恶意。他想:认识一个能听见蝙蝠哭泣的人。你怎么知道他能听见?因为他是这样告诉我的。或者像鸡尾酒会或诸如此类的事情。与保留剧目演出团合作为期三周的埃略特剧本。接下去演什么?契诃夫的《套中人》,对,肯定是的,那是二十年之前的事情。那时他和演员们坐在邈邈简陋的剧院片场宿舍里嬉笑玩耍,他们常把光阴似箭这句话作为口头禅。可如果在演艺界摸爬滚打的时间越久,就越会感到压力在逼近你,乐趣不再。

时光荏苒,岁月无情。一想到自己的未来,维克多就会发抖。是的,他深知如果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话,命运不会眷顾他。他已经年过三十,对演员来说这是个危险的变化莫测的年龄。他在著名的话剧《推销员之死》中饰演过主人翁朗曼的其中一位儿子,可现在他记不起自己扮演的是第几个儿子。在那部发人深省的名剧中,角色众多繁复,一点点瑕疵就会影响和破坏全剧。但他的表演很成功。从那以后,他星运高照,片约不断。一位片商聘请他在一部每周播出两集的肥皂剧中出演一个角色。他坦率地对维克多说:“雇用你并非是看中你的外形。说实话,虽然你不是女戏迷青睐的那种风流儒雅的男人,但你很有个性,声音与众不同。”

接着,他从三周上演一次的保留剧团跳到电视网络的大时代工作室,成为遐迩闻名的明星。没有多久,那些整日忙碌不停的家庭妇女便习惯了他的表演,每周两次锁定电视频道观看他的《普拉科的小巷》,一部激励人心的历史剧。

成名之后,麻烦也接踵而至。《女性天下》和《电视时代》里面刊登了几篇吹捧文章,他不时地会收到一些观众的来信。不过,最重要的是他结识了一位代理人——伦敦西区的弗兰克·朴图亚斯。弗兰克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说服他前往英国,向古老的

欧洲进军。维克多欣然接受这一邀请，尽管他不大习惯每周两次五点起床，乘坐由曼彻斯特开往伦敦的第一班火车赶到制片厂。

他必须转过神来，不能再考虑曼彻斯特，因为影棚里的演员已经结束在鱼塘边的谈话。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哈瑞的嗓门很高。他一边说，一边烦躁地扯着脸上稀疏的胡须。“你的话剧在哪里？贝阿特蒂，你得到的只不过是自满。可我们不需要自满。”

贝阿特蒂答道：“你这么说不公正，哈瑞。维克多是这里最好的配音演员之一。确切地说，他的嗓音特别出色，现在仍然如此。他是位明星，应该受到尊重和喜爱。”

“我可不会那么做，贝阿特蒂，他现在已在走下坡路了。他的声音里充满威士忌酒。也许他今晚就喝了酒？你听他读错了——就是屠杀这个字，是不是？贝阿特蒂，你去看看他，好吗？他是不是穿着西装睡觉的？”

维克多不敢低头注视身上的西服。哈瑞说得不错，自己的西服需要好好地洗熨一番。不过这套服装是他出名时别人送的。这个问题不用介意。可怕的事情仍在继续，应答器中传出了哈瑞激动的声音。

“贝阿特蒂，这是一部高质量的精雕细琢的电视文献片。根据确凿事实改编的剧本，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残酷的杀人狂的心灵。我不想让一个出现在数以千计的土豆片广告中的声音读……把台词拿给我看看（一阵翻书的声音），‘短短的一瞬间，科莱蒂·摩根在这张脸上看到了死亡。’如果他的嗓音能表现出凶手的杀气，那我则无话可说。可他不行。你听着——（哈瑞开始模仿维克多的声音）‘妈咪，凶手何时回到家的，看到桌上的茶时他要些什么来着？好吧，脆酥鳕鱼馅饼。’”

贝阿特蒂缄默不语，维克多知道她在直直地注视着自己。最后，她开口道：“托尼，把那段再播放一遍，好吗？”根据她说话的语气，维克多觉察出她认了输，但仍想保留自己的权威。

“当然可以。”托尼回答道。

维克多半醉半醒地坐在黑暗中，回想起哈瑞·菲恩斯刚才把自己贬低得一无是处，使自己处于失业之境，气得他浑身发热。失去工作，就等于死路一条。他不妨躺在沙发上，把手腕上的静脉割断，痛痛快快地了却一切。

他举起瓶子痛饮了一口，瓶中的酒已经所剩无几。是的，他要在此处等待哈瑞，用手中的瓶子砸向这个恶魔。但这个深谙日本合气道的家伙会有许多狡诈的办法对付手持酒瓶的人，尤其是躲在暗处的酗酒者。

然而，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现在位于伦敦繁华的索霍区，周围都是灯光璀璨的店铺及酒吧，他肯定能在这附近买到一支手枪，随后把那个家伙送去见上帝。“两瓶苏格兰威士忌。再来一支大火力的手枪。”为何要买枪呢？他痛苦地呻吟着。不。他必须得报仇，得想个好办法。哦，哈瑞有个孩子在海姆斯史密斯区的学校就读，对，就从他的孩子身上下手。对他进行绑架以此要挟他的父亲。不，不，维克多否决了这个荒诞的想法。“难道我真的神志不健全了吗？”

他重重地倒在皮革沙发上。百思不解地想着自己读的那句“脆酥鳕鱼馅饼”的台词有什么差错。这是广告公司为在市场上占领一席之地特地增加的台词。“脆酥鳕鱼馅饼”听起来是有点怪。但是就在这张沙发上，他想出了第一步对策。

他曾在这里等候过一个在曼彻斯特邂逅的金发姑娘。她是

曼彻斯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前往伦敦给一部商业广告片做画外音。她一袭紧身衣裤，楚楚动人。维克多请了两天假，与她在自己的顶层公寓里度过了两天。在这两天中，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房间，甚至没有下过床。那是他一生中最为精疲力竭的日子。

他曾躺在这张沙发上等待她开完会议，然后一起共进午餐。不料，通往楼梯的门突然被打开，进来的是埃伦·雷兰德，或更确切地说，是他醉醺醺地闯了进来。雷兰德是位商业电视导演，维克多在弗兰克的办公室里见过他。当时，弗兰克试图把维克多作为一个正在走红的明星介绍给他，可雷兰德似乎很匆忙，急于抽身离去。他仅简洁地说：“把试样带寄给我，我会与你联系。”之后，他们把维克多的试样带邮寄给他，可杳无音讯。

现在雷兰德脸色铁青、浑身酒气地冲进接待室。像其他的导演一样，他对着接待员大发雷霆。接待员是个脾气暴躁的临时雇员，她不知道导演为何发火，所以坚持认为自己毫无过错，是那个可恶的配音演员没有准时上班。而当晚这部片子将在泰晤士新闻中播放，这个早已定下的日期更不是她的过错。

埃伦·雷兰德绝望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突然发现了维克多。他眯起眼睛试图回想维克多的名字。

“维蒙？”他问道。

“不，我叫维克多。”维克多答道。

“噢，维克多，”埃伦·雷兰德一字一句地说，“你是弗兰克剧团的演员，是吗？跟我来。我要你给此片配音，如果你配砸了，你将永远找不到工作，我的话你明白了吗？”

维克多发现这段配音其实是这部商业广告片的最后一段叙述，概括其产品的特性，为整部片子的精髓。片中推销的是一种女性脱臭剂，品牌为“信赖”。天晓得他们怎么会想出这个

名字？

它的台词是“使用这种用品的人都出于信赖”。为了得到最佳效果，他们在窄小的摄影棚里拍了十七个镜头，维克多把这句读得非常完美。荧屏上的一男一女正在使用这一商品，当女人面带微笑、意味深长地注视着男人时，这句台词出现在画外音中。

埃伦站了起来，穿上自己的迷彩服说：“所有的镜头都很清楚靓丽。谢谢各位。维克多，你的声音很出色，棒极了。保持联系。”

不可思议的是埃伦真的和他继续联系。他俩一直保持来往，所有这一切都因为那两个字。此后，维克多和许多年轻女人频繁地交往同居，可再也没有见过那位曼彻斯特的女主持人。

这个商业广告的成功给他带来了许多机会。他的声音频频出现在水果清洁剂、厨房洗涤剂、空气清新剂，及遐迩闻名的“脆酥鳕鱼馅饼”等家用产品的广告中。

维克多成为商业广告的代言人。像他这种福星高照的幸运儿为数寥寥。他和影视明星艾伦斯、贾维斯及拔克沃斯并驾齐驱。他们整日身负装满台词的背包，步履匆匆地从一个摄影棚赶到另一个摄影棚，坐在配音棚里练习台词，直到导演满意为止。

伦敦的配音演员圈子很小，仅有二三十人。做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在清晨五点抵达摄影棚，拿起淡而无味的蠢话念上两遍，然后再把它还给导演。

然而，不论营销人员怎样卖力吹嘘，其回报很可能只是一顿臭骂。即使如此，广告的声音非常诱人，充满甜言蜜语，以至于听了两遍之后，就会被某个乳臭未干的媒体新手诊断为糖尿病患者。广告虽然不像你的演技那么令人满意，但金钱的回报却相当可观。

八年来，维克多身兼两职。每周在曼彻斯特和伦敦之间往

返两次，在肥皂剧里扮演角色。其余的时间则在城里奔走不停，每天给四个、五个或六个广告配音。他曾给电视和电台的商业广告和记录片配音。不时地还给一些视听教学片，甚至还为一些外国影片配音。

有一天他非常忙碌，为十一个广告配音。如果你询问他每项产品的名字的话，他一个也答不上来。他的脑海里充斥的广告实在是太多了。

最终他放弃了《北方的肥皂》里的角色，或者说他被抛弃了。原因是人们对他的工作作风感到厌倦。他总是在录音即将开始的最后一分钟才匆匆露面，无法透彻地解读台词。所以有人恶作剧地把他的名字写在一次伤亡重大的交通事故中，数千封沾满泪花的慰问信件如同雪片一样寄到制片商的办公室，电视台的一个专栏节目还拿此事当笑料讲述。从此，他自由了。有时间保护自己的嗓子了。

之后，他继续充实自己，正如他的话剧老师所说，“给职业争光。”在维克多的眼中，老师的话就像渔民在风雨交加的天气驾驶自己的小船出海前的神圣仪式一般。

经过孜孜不倦的学习，他能够说许多标准的土音，使自己的声音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色。后来，他又在一部晚间播放的广播讽刺剧中饰演角色。当他放弃《北方的肥皂》时，制片商把他作为一个正式员工。他的表演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一些作家对他所扮演的大主教一角非常入迷，每周会为他撰写一分钟的独幕剧。

这就是维克多，深受观众青睐的维克多。

但是哈瑞·菲恩斯却不欣赏他，而且处心积虑地仇视他。想到这里，躺在沙发上的维克多怒不可遏。身下的沙发曾是自己成

功的见证,而今则是他失败的棺木。他感到一阵恍惚,不知用何种方式对付身披光环、桀骜不逊的演艺界新一代暴发户哈瑞。他知道自己仅是一位风光不再的配音演员,根本不是这个奸诈狡猾的制片商的对手,只得反复告诫自己避免与他正面冲突。

维克多躺在黑暗的接待室里苦苦地思索着。透过玻璃门,他发现一只巨大的闪光的昆虫正飞向门口。我已到山穷水尽之地,他一筹莫展地感叹道。配音演员维克多将在舞台上销声匿迹。哈瑞刻意策划的这一切使自己的演艺生涯彻底完结。

室内,哈瑞·菲恩斯继续对贝阿特蒂展开攻势。“不能再让维克多配音,贝阿特蒂,他的声音在广告中出现得太多了。不错,他曾经显赫一时,但现在已经颓废不堪,配任何片子都是千篇一律的噪音,毫无特色。我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噪音。因为这是一部反映生活的真实故事——必须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杀手令人惊悚的声音。杰克和沃力已对画外音做了处理,以免过于耸人听闻。可这个声音的每个字必须充满恐惧和凶残,维克多做不到这点。如果你仍想给他一份儿差使的话,可以把广播稿件或缩编摘要等次要的东西让他配音。这类活不是很多吗?如果你真喜欢他的话,给他一口饭吃不就成了。”

贝阿特蒂答道:“我相信只要我们对她提出要求,维克多会加以改进使自己的声音符合画面的标准。哈瑞,恕我直言,现在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可你却跑来对我不喜欢。”

哈瑞嘲讽地说:“尽管我对你尊敬之至,贝阿特蒂,我与你谈话的惟一目的是想说服你不要袒护一个凭借声音赚钱的商人。为什么要在此刻告诉你,是因为这个声音与此片不相称,所以不能使用。”

贝阿特蒂试图争辩,但哈瑞打断了她。“贝阿特蒂,这部片子是我殚精竭虑的作品,如同我的孩子,可你现在却要将它扼杀在襁褓之中。不仅如此,两周之后,它即将放映。我本以为你今晚会把声音合成混录结束,所以命令实验室的人全部出动,可事与愿违。贝阿特蒂,我对这部片子抱以很高的期望,如果你执意让维克多配音的话,我就完了,你也将一蹶不振。”

维克多几乎没有注意他们的谈话内容。他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给我一口饭吃?哈瑞·菲恩斯的这句话深深刺伤了他的自尊。他感到一股热血涌上脑门。这个势利小人竟这样侮辱自己。维克多忿忿不平地想着。哈瑞只不过凭借两部毫无价值的电视作品打动了几个弱智的编辑闯进了演艺界,可现在他傲视一切目中无人,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华纳兄弟。

弗兰克说得对,哈瑞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

“这种人很罕见,维克多。”弗兰克要他多加提防。“你只需观望,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是变化莫测、言而无信的卑劣杂种。在需要你的时候,他们会曲意逢迎极力吹捧,而后则把你抛在一边。”

维克多感到百思不解,他开始反省自己从何时起开始受到冷落。两年前,还是三年前?或许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广告的费用首当其冲地遭到大幅度的削减。制片商突然发现广告并不影响其节目的收视率。也许就从那时起,原先蜂拥而至的广告开始减少,几乎一夜间,变成了涓涓细流。更糟的是,这来之不易的配音工作是他以前从未尝试的内容——给当地电台的商业节目以及工业培训方面的教学片配音。

时乖命蹇。此后不久,他把曼彻斯特的豪华住所出售,搬进了一间价格低廉的小公寓。他自我解嘲这是个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